

# 鐫刻鄉愁斑紋的琥珀

劉慧娟

來源:中國青年報(2023-10-31 01版)

我說不清寫作對人生有什麼幫助。可是，偏偏有一部分人固執地、拼命地堅守一隅淨地，傾其真情，抒發、謳歌、提質、競進，以至於成愛，成痞。成一種退一寸進一尺的神聖的責任。這種執著的熱愛，讓生命有了迎向困難的勇氣，多了一分加持的力量。

牛合群就是這樣一位執著於散文詩創作的人。他的詩作，洋溢著熱愛鄉土，熱愛生活，熱愛家國的主題。把上下五千年的詩章，濃縮為一部書，一個章節，一句話，一枚琥珀。牛合群身在無間，心在桃源，以陽光般的筆觸，泉湧般的真情，跨越性的哲思，抒寫身邊的一切：寫人、寫物、寫神靈，寫山川大地，寫所思所想所見所聞。胸中有大義，筆下有乾坤。

“我所熟悉的鄉村，在一片低窪之地，比天藍，與水近。有一聲恣意的蛙鳴，就能喚回所有的風聲，水聲和人聲。小河變得活潑起來，知了也開始盡情地吟唱熱烈的愛意。芝麻開花，並不急於長高，它在等待那個紮長辮的姑娘，她們早已約定，要讓那個經常來家中的扶貧叔叔看看，這個夏天，誰最漂亮？黃昏點水，觸碰到了大地的旋律，一朵蓮低下尊貴。忽隱忽現的新娘花有著不可方物的美；她的快樂無人知曉，她的幸福半紫半黃。山川東去，禾苗茁壯。一些豆莢，裹著土腥味，裹著一株莊稼的前世與今生；這份愛，什麼時間打開都新鮮如初。”——《鄉村方物》

## 鐫刻鄉愁斑紋的琥珀

112

“一朵鄉下的桃花，一定領取了神的旨意，穿越無邊寒冷與寂寞，讓自己成為春天的一面紅旗，歡喜也罷，痛苦也罷，誰也寫不完一朵桃花的心路歷程。”——《鄉下桃花》

“它們知道，你的靈魂比江面寬，比江水深；它們知道，那個流放你的人，終將被歷史流放。它們不會哭泣，但它們會把你當成水的兒子，並于一個節日，把你召回，召回楚的岸芷汀蘭。讓載滿詩歌與艾香的龍舟成為飛魚。讓劈開的水路，成為一種醒世的濤聲。”——《端午，被詩歌和魚兒托起》

這些詩句，無不流露出明亮空靈的詩歌意境，體現出一個詩人所具備的藝術氣質。人們對眼前熟悉的事物，往往是熟視無睹又十分遲鈍的，對“失去”及“衰敗”等想像更加敏銳，熱衷於悲劇的力量。而牛合群的大部分作品，卻充滿活力和希望，具有催生和再造的衝擊力，啟迪人珍惜生命，熱愛自然，感恩塵世。

詩句映照著詩人的心聲、人格和善美。也許散文詩滋養了他的生活，讓他時刻都能將身邊的一切化解為詩，因為美好，讓他活得很輕鬆；因為輕鬆，讓他在歡暢的日常生活中，記錄下更多更真實的心境；他打破了生命歷程中所有的精神枷鎖，將自己交給詩意的修煉，交給一朵故鄉的桃花。也許無數個不眠之夜，都幻化成詩歌的功勳，讓他出虛入虛，縱橫馳騁，也為現實裡點點滴滴的友情感動。

“儘管我比你大，你卻反復說，我像你弟弟；我知道，這個冬天找到弟弟的人，一定是最幸福的人。大樹，石頭，河流，夜色，都停止了說話，我向你靠攏，你向我張開懷抱，並降下星星與雲朵。越冷，味道越醇；越寒，內心越純白，越精神；

你是歲月裡一抹素雅的高貴，被葉兒包裹成為月兒，被月兒凝結為水晶，被水晶做成抱心的愛人。”——《兩棵白菜》

“冬天，正在快速老去，老得太徹底。來不及對一個人說謝謝，瞬間成了永遠，痛苦結冰，冰凍住了水。一些雪，也是匆匆過客，潮濕了大地的心。有些冷，不是壞事。這樣，蟲子不會叫，我可以專下心來，等一朵雪，融化在心中，把屬於漢水的意願還給垂釣。”——《雪花是漢水打開的一個章節》

“人在內心行走，人生在一碗湯裡站立，一寸遼闊，一百年寂靜；天地在此，落袈在此，蒼生在此。”——《一碗胡辣湯，可以溫暖多少記憶與傳承》

“知命而不算命，我時常在故鄉拾起一把禿頭的掃帚，在內心掃黑，除惡，洗白，順天應命，坦然接受一切卑微。”——《把一首詩還給故鄉》

鄉愁是牛合群詩作最響亮的聲音，家鄉是他創作的礦藏。自古至今，詩人能夠操縱環境的力量很小，可以抒寫的範圍卻很多。這是寫作者的幸福，也是上天的恩賜。再現實的詩人，一開始都是從幻想出發的。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，思想的深邃，慢慢地，那份年少的情懷，就是更多地關注了現實，有了思鄉情結，有了廣義的鄉愁與現場發現。牛合群選擇了鄉愁與苦難作為創作的主题，發現和定位創作的原質。作品便有了紮進鄉土的粗壯的根。思想就有了核，有了向外輻射的資本。每發現一個發現新原質，就等於寫了一首詩，一組詩，點點滴滴，彙聚起來就是一股堅不可摧的力量，一份千年修得的開明與禪悟。他的作品大多已拋棄了傳統狀描式的淺抒情和囁語式的空泛，將日常性的個人體驗與人類共通的生存經驗暗合，初現題材豐富、風格迥異、手法不一等特徵。

### 鐫刻鄉愁斑紋的琥珀

寫作和打仗一樣，只要有自己的方向，能夠做到清醒自知，不迷失自己，就能節節勝利。達到自己的目標。度人，度己，度蒼生社稷。

“我願意活在樸素的世界裡，而不願意從別人的口中說出我是誰，我落不了地，就讓我飄在空中，輕成另一種風，另一個善意。”——《雲朵》

“曬太陽的老人，眼睛眯成了一條地平線，誰也猜不透，他回到了什麼朝代。”——《冬日》

只要看看牛合群的這些詩句，就能瞬間感到被家鄉山水哺育的可貴，那個在靈魂深處被愛照亮的東西，時刻閃爍著感人的光芒。他從家鄉、父老鄉親、山河泥土、桃園田野和寺廟等，都能找到心靈的映照與契入，通過這種通感，將自己的思想感情有機融合，相互轉化，實現物我與共的詩化。曾經有人說過，作家寫來寫去，都是寫自己。我贊成這個觀點。不管是虛構還是非虛構文學，都離不開自己。有怎麼的自己，就有怎麼樣的作品和作品裡的人物。從童年到老年，不管以什麼形式表現生活，寫的都是自己的心靈經歷和衍生物。當心靈負擔不起承受的現實，於是，才有了文學。詩人，尤其是不堪忍受現實的有本真心靈的人群。每個詩人的內心，都是一口深井。詩句就像不同的井裡，泉出的井水。牛合群的詩，味道是甜的，口感是清冽的。每個詩句都是有生命力的，蓬勃向上，蔥蔥蘢蘢。他的真情以及愛與誠，讓人感到每一篇都有未盡之言，只是詩人筆下留情，給讀者品味和想像的空間。

“南江，打開了百里大峽谷的歷史與民俗對仗的大門。打開煙波之上氤氳的流向。”——《南江方言》

“那些衣著講究舉止翩翩風雨不驚的石磨，曾是這大地上萬人跪求的貴族。它們把最後到手的糧食一點點咬碎，交給心誠則靈的勞動者，算是恩賜與獎賞。如今，它們早已退出了雷霆萬鈞的舞臺，卻還在像老式唱片機一樣，支棱著耳朵；它們還想聽一曲老歌，哪怕自己打拍自己哼唱也行。那是在尋找另一個自己的告白；風會把五穀收穫的消息告訴它們，與它們唱一曲夕陽被推下山的挽歌。”——《最後的貴族》

牛合群的詩，充滿了真情。真情是寫好作品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因為有了真情實感，作品就一定不會散漫，因真情而可以找到被言說的理由，找到言說和不可言說的邊界，照亮自己的寫作認知路徑，照亮情感的進退脈絡。用更有藝術氣質的渲染方式，對情感遞進，使用進階式的層層推進，最終達到感染讀者的效果。

“漢水不缺少追尋的人，但漢水只成全水到渠成的人。那些寫在紙章上的句子，有許多變成了命運的草稿？秋天開始蕩漾，一條高出地面的路，伸展，不動聲色。”——《漢水》

“這把老椅，遠離世界，拖著長長的影子，像一個做錯了事的孩子。”——《一把老椅騎行了多少歲月》

“那些倒伏的詩句，正被他們伏身，彎腰，一粒粒拾起。”——《在秋天的長雨裡》

“一株晚風中的小草，搖曳天光。我看到了小草身後的奔流，還有比奔流更有力量的黃河大合唱。”——《遇見了黃河》

讀過牛合群的作品，我的直覺是：作為詩人，牛合群不管在詩中還是詩外，都是自律進取的，是秉燭前行的，是積極向上的。這一點難能可貴，一個詩人，對生活不抱怨，對所處的

## 鑄刻鄉愁斑紋的琥珀

- 116 環境不怨恨，這也是一種大情懷。生活並不就是處處都存在不悱不發，是要能找到適合自己生存和寫作的最好方式，即是人生的最大藝術，也是散文詩的最大藝術。

